



忠县石宝寨塔楼外的长江东流图

Focus 聚焦

曾见证杜甫当年漫长的回乡路



2023年11月17日
星期五

务农

青溪茅屋稻畦忙

难如人意处。

首先，夔州天气炎热。那年夔州一带春旱连夏旱，数月未雨，江水枯竭，“水中无行舟”。杜甫本是北人，不适应南方暑热，晚上点根蜡烛也热不可挡，束根腰带竟如缠芒刺。令人感动的是，暑热中，杜甫依然念及征夫戍子在烈日下劳作的艰辛，依然是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所传达的浓烈的仁者情怀。

其次，生活条件艰苦。夔州虽滨大江，但江岸陡峭，无法饮用江水，而夔俗不开井。当地人把竹子一剖为二，制成竹笕，一根根连接起来，将泉水自山上引下。这年，山上石头倒塌，竹笕被打断了。一个叫信行的隶人不得回来回走了四十里山路去寻找并修补。杜甫在家中担心又内疚，等到信行回来，急忙把自己最喜欢吃的瓜和饼分与他。

再次，与之前生活过的关中或成都相比，夔州闭塞落后，当地的一些习惯，诸如“家家养乌鬼，顿顿食黄鱼”，令杜甫颇感不适，总结为：形胜有余风土恶。

更重要的是，杜甫虽然只有五十多岁，放在今天还是标准的中年，但他已百病缠身，老态龙钟。之前，他就患上了肺病、糖尿病和风疾。到夔州次年，他的耳朵也聋了。

穷人也会有自己的欢乐，老病的诗人也努力将窘迫的日子经营得略有声色。但有余暇，杜甫就在夔州城周边行走——今天，我所看到的长江边的白帝城、瞿塘关，以及两岸的山林涧流，都是诗圣熟悉的。大多时候，他策杖而行，有时也骑马——有一次，他酒后心血来潮，纵马狂奔，以致不慎摔倒。

淹留

风急天高猿啸哀

元记录的渔歌：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鸣三声泪沾裳。八年前，李白也曾听到过三峡的猿声。猿啼凄苦，李白却很快活，因为他遇上大赦，免去了流放夜郎的处罚，故而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那时，杜甫从华州弃官回家，带着家小流寓秦州，狼狽的杜甫却一直为李白担忧，一连三天晚上都梦见他。

与李白相反，猿啼带给杜甫的却是一腔悲愁与哀怨——老病在身，壮志未酬，生计日拙，不得不依靠柏贞节这样的的小军阀混饭吃。更兼战乱不休，国事螭蟠，北望长安，家山难返，猿猴的悲啼更触动诗人敏感而自尊的神经，“风急天高猿啸哀”“听猿实下三声泪”……

如今，三峡水位上涨，礁石与风浪密布的峡江已成一潭死水，两岸壁立的群峰因之平缓。公路盘旋入山，人家村落，比比皆是，猿猴大抵都去了更深的大山，曾经的猿啼再也难闻。

后来，弟弟杜观也来到夔州，兄弟俩约定杜观返回蓝田迎接家小，尔后在江陵（今湖北荆州）相会，一俟战乱平息，即从荆襄大道北返。于是，杜甫把亲手打理的四十亩果园和草堂都送给了一个称“南卿兄”的朋友，并于768年正月买舟东下，奔向湖北。

本版撰文 聂作平 图据新华社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

重走唐诗里的人生路

杜甫篇 ③

765年暮春，严武暴亡，杜甫失去平生最大的依靠，决定离开业已生活五年多的四川。

后人一直认为，五年客蜀，乃是杜甫一生中相对安稳的幸福岁月。但从杜甫辞别蓉城之际写就的《去蜀》却不难看出——梁园虽好，终是他乡；锦城虽乐，无以忘乡——在成都和梓州等地的闲适生活中，他仍然无比渴望回到关中。关中既是京师所在，又距他的老家河南很近，“如何关塞阻，转作潇湘游”。是故，杜甫离川，向荆楚而行，其初心乃是北返——关中或河南。

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浣花溪畔的客船，曾让杜甫想象过它们的行踪：顺着玉带般绕过成都的锦江，于彭山进岷江，自岷江而下，在戎州（今四川宜宾）入长江，从而出三峡，抵荆楚，直至江南。

杜甫的客船就是沿着这条路线由北而南，自西向东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杜甫当年的出川路线，与他毕生敬重的兄长李白年轻时的出川路线相重合。



位于重庆奉节的景点“三峡之巅”



白帝城碑林。诸葛亮是杜甫一再歌咏的对象

夔州

丛菊两开他日泪

我在草堂镇下了沪蓉高速，顺着一条泥泞土路沿江而行。路在半山腰，与路相伴的是三三两两的农舍，比路更高的是果园和林地，比路更低的是混浊的长江。行驶十多公里后，峰回路转，我终于看到了白帝城。

在杜甫之前数百年和杜甫之后数百年，白帝城都是一座雄踞山巅的壮丽城堡。李白说它在彩云之间，杜甫则极言其高——“白帝城中云出门，白帝城下雨翻盆”。但现在的白帝城在三峡大坝建成后，成为江中一座由廊桥连接的孤岛。与夹岸山峰相比，恍如一个微不足道的土馒头。

白帝城另一侧是三峡的入口，即“众水会涪万，瞿塘争一门”的夔门。在成都时，杜甫曾多次想象过回乡之路，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”。而夔门所在的瞿塘峡，是三峡第一峡。

老杜没料到，在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这座峡谷中的小城，他一住就是一年又十个月。当他第二次看到菊花怒放时，忍不住为这漫长的回乡路凄然泪下——丛菊两开他日泪，孤舟一系故园心。

400年后，陆游溯江入蜀，顺道在夔州探访杜甫居留时的遗迹。陆游认为，杜甫在这里住了近两年，是因为“爱其山川不忍去”。事实上，综合更多情况来看，陆游是在为他热爱的诗圣作装点语——杜甫并非爱其山川不忍去，而是为时局和生计所迫，不能去，不敢去。其时，吐蕃、回纥连番内犯，京师危急，

杜甫离川 巴峡巫峡家万里



奉节柑橘种植历史悠久，当年杜甫的果园也种了很多

出川

顺水向南复向东

嘉州（今四川乐山）是杜甫离川行经的第一座重镇。

嘉州向以山水闻名，宋人邵博说“天下山水之观在蜀，蜀之胜曰嘉州，州之胜曰凌云寺”。这个独步川中的凌云寺即乐山大佛所在的大佛寺。不过，杜甫没看到高达七十余米的大佛——尽管凌云寺比杜甫还老一岁，且大佛也于他出生前一年就开始开凿，但一直要到他死后三十多年才竣工。嘉州给杜甫的最深印象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式的剧饮——在那里，他与堂兄相遇。

发源于凉山腹地的马边河是岷江第三大支流，于清溪镇注入岷江。作为进出凉山的水陆码头，清溪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。我站在古镇中心一栋四层楼的楼顶远眺，细雨淅沥，把一片片厚重的青瓦屋顶打湿了，若有若无的阳光洒在上面，有一种青铜般的反光。

那个月色纯净的夏夜，杜甫的客船就泊在清溪镇外。很显然，一千多年前，清溪还是极为荒凉的边远之地。杜甫泊

忠州

人情冷暖尽入诗

长江流入重庆下游的涪陵、万州一带后，山势渐次雄伟，江面愈发狭窄。“收帆下急水，卷幔逐回滩”，岷江和长江上游平缓地段的舒适写意不见了，杜甫的客船被滚滚野水一鼓作气地送到了忠州（今重庆忠县）。

由于三峡蓄水，长江回流，忠县老城三分之二以上已被淹没，新县城只好靠后重建。依山傍水，从城里看出去，宽阔的长江平静如湖，杜甫担心畏惧的险滩早已沉入江底。

杜甫族侄杜某时任忠州刺史。按理，他应该对风尘仆仆的族叔予以热情关照。但是，杜诗的只言片语透露了一个辛酸的秘密：族侄虽然也请杜甫喝酒吃饭，还在席间令人吟唱他的诗，但这一切都是礼貌的冷淡。杜甫一家不得不住在一座破败的寺庙里。

寺名龙兴寺，方志说又叫治平寺，位于老城东门外。如同老城一样，如今也是一片荡漾的碧波。群山之间的忠州是一座小城，尽管当时管辖方圆五个县，但总人口也才六千七百户，还不如现在一个乡镇。市场上，供应不足，外地运来的米甫一上市，市民就争相购买；治安不靖，城门早早关闭。住在年久失修的庙舍里，

云阳

张飞庙里杜鹃亭

自忠县顺流三百里，是长江边的另一座小城：云阳。杜甫时代，它叫云安。如同忠县老城被淹没一样，云阳老城也沉入了江底。新城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。

我沿着空旷的大街，拐两个弯，穿过一条隧道，再经过一座雄伟的大桥，来到了长江南岸。翠黛的山崖下，排着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。建筑前的广场上，一尊高大的雕像面江而立，乃是蜀汉名将张飞。这些建筑，即异地迁来复建的张飞庙。云阳张飞庙，据说始建于蜀汉末期，原在下游三十公里的江坪。

纪念猛将的祠庙里，后人也给了杜甫一席之地，即张飞庙里的杜鹃亭。杜甫九月到云阳，在此度过了秋

冬。是时，杜甫居住在严县令为他提供的一座临江的房子里。听说蜀中战乱又起，他既怀念“万里桥西宅，百花潭北庄”的成都草堂，又希望早日放舟出峡。然而，那年天气寒冷，云阳不时下雪，杜甫沉痾在身，滞留难行。年后，天气和暖，野花铺满江岸，杜甫听到了一阵熟悉的鸟叫。春天来了。那鸟，便是四川乡间每年春天都会飞到高枝上昼夜长鸣的杜鹃。

为了纪念杜甫的云安岁月，后人修建了杜鹃亭。如同整座张飞庙一样，杜鹃亭也掩映在山崖下的绿荫中。亭前一尊杜甫雕像：头部上扬，胡须略翘，手握书卷，清瘦的身子似风中苦竹。凄凉哀愁的杜甫，恰好与横眉怒目的张飞形成鲜明对比。



云阳张飞庙。杜鹃的啼鸣让杜甫想念成都的草堂